



秘 书 长
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
导 言

一九七六年八月

大 会

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
补编第 1A 号(A/31/1/Add.1)

联 合 国



秘 书 长
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
导 言

一九七六年八月

大 会

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
补编第 1A 号(A/31/1/Add.1)

联 合 国

一九七七年，纽约

秘书长关于本组织工作的 报告的导言

—

我担任秘书长快满五年了，在这段期间，联合国曾有可观的建树，但同时也遭遇到各种挫折。联合国曾经显示其应付危局的能力，一九七三年的中东战争就是一个例子。在其他危迫的局势下，联合国也曾经经历过挫折和失望，因为无力激发采取行动所必须的意志和共同意见。反映世界各国之间深刻分歧的对抗状态，不能总是可以避免的；但是透过联合国，对抗状态可能变为认真的、影响深远的努力来讨论这种分歧，从而为将来合作解决世界重大问题奠下共同基础。

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过渡时期，虽然日益密切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是无庸置疑的事实，但决没有削弱了国家主权这个概念的力量或普遍性。过去三十年来，世界上主权国家的数目一共增加了三倍。因此，在联合国，我们必须设法在这个国家利害和愿望仍旧凌驾一切的组织内，建立一个和平的结构和逐步发展一个更公正的经济秩序。我们必须设法在一个军事和经济力量仍在左右现实的世界中，拟定一套世界秩序的政治体系。我们必须发展一个力足以影响并结合将近一百五十个主权国家的国家政策的国际合作工具。

这些目标可不可以实现呢？答案直截了当：非实现不可。军备和不受控制的科技都具有破坏性的潜力，这是我们不顾人类的安危而继续漠视的一项因素。持续的普遍赤贫状态，必然会造成政治上不断的动荡不安。国际社会必须培养应付这种挑战的集体能力。

现在正在形成一个应予优先审议的全球性议题的世界议程，关于这个议程，我们越来越了解，我们必须合作，否则即使不毁灭，也必将面对最严重的危机。此外，在我们现在由独立的主权国家所组成的世界里，少数支配多数的传统关系开始日渐成为历史上的陈

迹。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现在都有可能对政治和经济问题相互进行切合实际的、平等的建设性对话；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现象。这些都是正面的趋势，联合国在这种趋势中一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联合国的有效性和不断壮大，将视这种趋势是否能够予以维持和加强而定。

然而，重要的是切不可低估国际关系中意外的发展的危险性，这种发展能够把一个看来显然乐观的局势迅速地转变成一种生死的挣扎，力求避免发生一场战祸。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一项无庸置疑的事实，那就是理性、远见、逻辑，在国际事务上并非老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我们要把我提到的那种正面的趋势落实到一个美好的新世界秩序里的话，那么就非得透过坚持不懈但有时又令人灰心的努力，透过约束和了解，以及透过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思考来加以实现。

世界上的问题，事实上没有简而易行的解决办法，但千万不可因此而产生失败主义，或对国际合作抱着否定的态度。我们努力使联合国发挥作用时，必然会产生忧喜参半、得失参半的现象。从长远来看，只有各会员国对《宪章》的理想和目标所作的贡献，只有它们不顾一再的挫败与失望而为实现这些理想和目标坚持奋斗的毅力，才是关系到这项伟大实验是成是败的决定性因素。

最近几年，我逐渐深深地了解到：本组织活动的范围极其广泛，活动的种类极其繁杂，活动的时机极其难料；联合国同时面对着极大的机会和种种障碍；在各国代表和联合国系统内国际公务员方面可以找到的干练和献身服务的丰富人力资源。秘书长一职的确要算是世界上最引人入胜但同时也是最令人心灰意冷的工作之一。这一职位天天无情地揭露真正的严酷的现实世界，同时又天天让人向往未来可能的世界。唯

有对美好世界——一个人人享有和平、正义和进步的世界——抱着憧憬，才能天天支持我们，使我们不断进行应付当代的危机、挑战和重大问题的斗争。我现在比以往更深信，一旦我们丧失了这种憧憬，堕落到失败主义和消极主义，我们就会面临最大的危险。

二

未来的方向和大概轮廓，今天已显得更加明朗。非殖民化过程接近完成，在一个世代的时间内，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的面貌，替我们形成了一个由独立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这些国家以联合国独立自主及平等的会员国的地位，设法维护自己的自由，开拓自己的命运。这种历史性的基本改变的重要性以及这种改变对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正设法在联合国内建立的世界秩序所具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这种基本发展，在其初期阶段，显然免不了要经历种种困难、摩擦和调整；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经历可能是很不好受的。我认为，联合国是这个过程的媒介，也是和平变革的动因，它的这种作用，将证明具有极大的历史重要性，不过在短期间内，这种作用不一定普遍受人欢迎，特别是在世界上的地位正在改变的那些人不一定表示欢迎。

本世界组织明确地表达和象征当前发生的巨大变动。有些批评者甚至倡言说，联合国加剧了分歧，制造了对抗，从而增加了改变过程的困难。我深切怀疑，如果没有联合国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开讨论问题的场所和审慎秘密接触的机会，改变和演进的过程是否就会比较容易，比较不痛苦。我相信，对当代重大问题进行坦诚的、继续不断的、非常明达的辩论，对国际了解和未来合作，是不可或缺的。

近年来，联合国的重点和注意力的焦点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本组织初期事务所受的主要影响力是最强大几国的紧张关系，特别是东西方的关系。过去几年，因为不断努力减少大国间紧张状态的原因，并达成某种暂时解决办法，这个主题已经不象以往那样显著；同时，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一个具有自己重大的利益而敢说敢言的集团，为联合国的工作引进一个有力的新因素。虽然东西方的问题仍在许多领域里继续存在，

但南北方的关系却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越来越成为我们辩论的基本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对新的经济秩序展开历史上关键性的辩论，也看到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开始就各种各样共同有关的问题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我指出这种重点的改变，并无意暗示最强大的国家的关系问题无论如何是解决掉了——事实决非如此。关键性的裁军领域进展缓慢，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还需要多么大的改进。我在一九七二年第一次报告的导言中提到的“审慎将事形成的平衡”，即大国动辄相互对抗，剑拔弩张的形势显已缓和，这无疑地影响到整个国际社会事务的处理方式。

当然，这种发展似乎指出大家更广泛利用联合国的潜力，作为处理国际争端和维持和平的工具。过去五年来，虽然许多重大的问题上面曾经求助于安全理事会，安理会也继续密切关注某些长期的争端，但我们实际上距离实现《联合国宪章》所设想的一个具有权威的安全理事会在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上发挥主要作用的理想，仍然很远。

另一项重要趋势就是国际社会越来越愿意通过联合国来解决所谓的全球性问题。关于环境、人口、工业化、粮食、妇女地位、海洋法、贸易和发展，以及最近关于人类住区的一系列首创性国际会议先后召开。这类会议固然没有对所处理的问题提出立即的解决办法，但在促使公众集中注意这些问题、制造舆论以利解决这些问题、以及拟定未来国际和国家行动准则等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际社会是否能够以一致行动的具体方案来贯彻这些十分重要的倡议，尚待时间证明。

在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历次努力中，最有魄力的大算是在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开始、并在第七届特别会议继续进行的辩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项概念涉及一系列的活动，这些活动实际上对这个地球上每一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都有根本的利害关系和重要性。这些问题包括复杂的历史遗产，发展中世界的新期望和新愿望，更公正、更有远见地利用世界的原生资源，以及在过渡时期必然表面化的、无法避免的利害冲突。我在这篇导言里稍后地方再讨论这个问题。

我刚才提到的一般趋势，本身就很重要，对联合

国的前途也有重大的意义。这些趋势，如果按理推断其结果，无论如何，都可预想到大家会更广泛、更一贯地把利用联合国系统，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方面的国际合作的基础。

三

五年前，国际的注意和关怀主要集中在南亚次大陆的局势上。在人道方面，联合国在处理一九七一年事件发生后所引起的一些艰巨问题，尤其是在孟加拉国所引起的问题时，提供了相当大的援助。在政治方面，总的说来，南亚的局势开始显得比较令人鼓舞，较大的谅解和合作的精神似乎逐渐出现了。虽然现在还有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如果这种可喜的发展能善加利用，寻求彼此满意的解决办法，那么，我们也许能够真正希望该地区将进入一个崭新而比较光明的时期。

当时，国际社会非常关注的另一个局势是印度支那的战事。虽然我的前任和我都曾经多方面努力，以求有助于结束流血和破坏，但是联合国从来没有正式地参与寻求解决办法。一年多前，战争结束了，该区域展现了一个崭新的比较和平的未来，有关各国政府之间可以开始发展较稳定的国际关系。联合国系统参加了对印度支那人民的人道援助，关于越南复元和重建的基本需要，我也曾经向会员国提出了报告。

在非殖民化的进程中，安哥拉、佛得角、科摩罗、莫桑比克、巴布亚新几内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舌尔、苏里南的先后获得独立是很重要的进展。但是，南部非洲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也因为这个积极的进展而显得更加突出。这些问题多年来一直是联合国关注的中心，今后将继续如是，直到获得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为止。这些问题在非洲和更广大的地区的继续存在及其影响，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是严重的潜在威胁。世界的这个区域迫切需要取得进展，这是不可能过分强调的。甚至现在和平解决都可能太迟了。时间一个月一个月消逝了，大规模种族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南罗得西亚可取的办法是通过谈判有秩序地迅速地转变为多数统治，但是这个选择的机会可能不久就消失了。我恳切希望南罗得西亚能够及时抓住这个机会。同时，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援助赞比亚和莫桑比克，

以补偿它们因为响应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封闭它们与南罗得西亚的边界，而受到的重大牺牲。

联合国特别关怀纳米比亚的局势，因为联合国担负起使该领土及其人民走向独立的责任。情况迄今毫无进展，因此已经导致更坚决的抵抗和武装冲突。安全理事会将研究南非政府最近向联合国提出的建议。但是，我不得不说，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建议根本不具备联合国规定的必要条件，因此，不足以满足局势的需要。时机已晚，当前最重要的是，南非必须同联合国充分合作解决这个问题，使纳米比亚人民和国际社会满意。

在南非，全世界已经看到了可恶的种族隔离政策所产生的悲惨后果。今年早些时候，造成数百名无辜人民死伤的骚乱以及最近的持续冲突，再次显著地表明种族隔离是必然会导致暴乱的一种政策。只要执行种族隔离，那些被否定了基本人权的人就会起来反抗。

在实现联合国长期以来所要求的必要改变以前，南部非洲是不会有和平的。因为发生重大祸害的可能是一天比一天地大，实在不能再耽误了。

在去年，我们曾经面临过一些在非殖民化过程中的特别问题。西撒哈拉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在西撒哈拉迅速演变的环境中，显然需要去缓和局势和设法为执行大会第三十届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提供一切可能的协助。所以我在一九七六年一月指派了一名特别代表到该区去探讨情况。由于我们所熟知的理由，这项任务并未能够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我于是又同有关的和关心的方面恢复协商，说明局势和减少紧张状态。但是，进一步的发展以及其后有些方面所采取的行动，终于使我不能再进一步作出新的主动行动。

另外还有一件这类的问题，就是东帝汶人民依照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行使自决权利的事。我的特别代表曾与有关方面进行了协商，但并没有能到整个领土去看一看。因之他无法正确估计实际的情况。我把这些情况的发展通知了安全理事会。后来，又把印度尼西亚常驻代表关于该领土并入印度尼西亚一事给我的信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

两个长期存在的重大问题，即中东和塞浦路斯问题，继续令人忧心忡忡。这两处事件，主要是因为谋

求和平与公正的解决办法，缺乏进展；由失望与仇恨的心情，于一九七三和一九七四年两次引发了严重的冲突。这种冲突，除了使当地人民受到很大的痛苦和困难之外，更使大局面中的和平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这两处都用了联合国和平维持部队，尽管这些部队的能力有限，但始终都是恢复平静和维持和平的一项主要因素。同时联合国又都参与了中东和塞浦路斯为求恢复谈判和达致持久解决所作出的努力。当事方面也曾自发地为此作出了若干重要的双边行动。在这两处事件中，以谈判来求解决的努力虽然都遭遇过严重的障碍，但仍在持续下去。有关国家本国的政治变化也都是在这两处事件中缩小双方谈判立场距离的一个重要因素。

联合国的参与，对使这些根深蒂固非常复杂的问题在寻求解决的同时，不至于过分地恶化下去，无疑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我相信为设法解决这些问题而用去大量的时间、努力和资源是绝对正当的。这两个问题的影响所及，实远超乎其直接有关的地区，并且还牵涉到若干其他国家间微妙的均势关系和极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这些问题的在这个世界组织的议程上占有这么一个突出地位，而且必须持续下去，不惜以任何代价去寻求其和平的解决办法，其原因就是在此。

虽然以目前的情况来说，恢复中东谈判的努力是在停顿之中，但是一等到该区的情况能够重新谈判时，就应该立即认真地设法使它恢复。在塞浦路斯，经我主持举行了五个回合的两族间谈判之后，我和我在该岛的特别代表为了建立基础，准备又一回合有建设性和有意义的谈判，正在继续同所有的有关方面进行接触。

中东问题中与巴勒斯坦人民有关的一面，在努力达成该区公正而持久的和平中，已日益获得注意。尤其是安全理事会于一月份第一次对这一问题作了一次全面的审查。大会也设立了一个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它的报告即将由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来加以审议。在不影响大会辩论结果的情形之下，我要再次强调处理巴勒斯坦人民问题作为解决中东争端的一个必要因素的基本重要性。

一年多的内战使黎巴嫩受到了许多痛苦和破坏。

这个内战虽然主要是一种内部局势，但是在黎巴嫩也显然可以看到各种外来的干预。由于局势的极端复杂，根本无法执行历次宣布的停火从而创造条件使全国的和解过程能够认真开始。黎巴嫩危机同整个中东问题的关系突出了它对国际和平可能造成的严重威胁。

鉴于这一切考虑，我已经在过去的一年中几次向黎巴嫩当局和人民呼吁，同时提请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注意黎巴嫩的危机。最近几个月来，阿拉伯国家联盟也作出巨大的努力来促成停火和敌对各方的和解。

尽管这一切努力，黎巴嫩的悲剧却还是非常恐怖和激烈地在继续着。尽管有关领袖和国际社会是那样地尽心竭力，面对着这些激动的感情，看来是无济于事。这一持续的灾难，以及它在国际上的可怕影响，对我们的和平愿望同我们实际能够取得和平的能力之间的差距，提供了一个使人极伤脑筋的例子。顺便我要提一提的是，尽管目前黎巴嫩局势这样困难，联合国驻巴勒斯坦停火监督组织却仍然能在以色列—黎巴嫩地区继续其观察停火的重要任务。

为满足受到严重影响的黎巴嫩人民的人道需要而作出的努力，从一开始就因为情况的几乎完全没有安全而无法进行。等到将来情况容许恢复这种人道援助和重建黎巴嫩的社会和经济的时候，国际社会将会面临一件重大的挑战。

从上面对过去几年来的一些重要冲突的简略叙述中可以看出，虽然在某些方面有了一些进展，但是另外一些方面则仍然非常棘手，继续令人感到严重的关切。很明显地，有些国际问题是不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的。遇到这些情形，我相信，联合国详尽地审议这些问题、用维持和平的工作来限制它们的发展、试图消除因这些问题而引起的失望和继续不断地寻求和平解决等方面的活动，对防止这些问题的升级为更广泛的冲突，是有其基本作用的。通过联合国而进行的一些暗中的外交活动，有时也可以避免一些重大的和迫在眉睫的危险，帮助永久解决的求得。

四

我不再重复去年在导言中所说，我们应该用什么

方法来改善联合国维持和平与建立和平的能力的那一段话。虽然我们不能无视当前的政治现实和这种现实对宪章所创立的机构、特别是对安全理事会所加的限制，但是我们必须维持安理会的权威和各国政府及人民对它的尊敬。

宪章对于安全理事会在和平与安全事务方面的主要任务以及安理会决定所应受的尊敬是说得明白的。虽然安全理事会在执行行动方面的职责是从未成为过一个充分的政治现实，可是我们也决不能接受，因为安理会的决定不符合这个或那个政府的眼前目标就可以对之不加理睬。如果大家连这一点原则也不去维持的话，那么理智和正义在我们的事务中仅存的一点微弱作用也就会丧失殆尽，使我们回复到“强权即公理”的时代。由于现在几乎在世界各地都有的军备的破坏力量之大、和种类与数量之多，这种观念是会比以前更加危险。这问题在宪章第二条第三和第四两项中，说得非常明白，它要求会员国用和平方法解决争端，不在国际关系中用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宪章中关于世界秩序的概念，是以尊重联合国各主要机构的决定，尊重国际法原则和程序为其基础的。假如这些都遭到无视的话，那么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验中诞生的宪章中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制度，就必然变成一个空壳，到了最需要它的时候——在世界和平遭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就会没有多大用处。最近我们曾有过许多经验，便是安全理事会或大会的决定所得一致意见或几乎一致意见的程度同这些决定对它们所要处理的问题的实际效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种发展，假如让它继续下去，迟早会再次危害到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因此各国政府就算是放弃一些短期的好处，假如能够支持和尊重安全理事会的权威，帮助它发展一个世界秩序系统的中心任务，是对它们有利的。尽管实际的情况对它有所限制，安全理事会就困难和重要问题作出决定的记录仍然是有建设性的。可是，不幸的是在这个记录同安理会执行这些决定的记录之间有着强烈的对比。决议通过后，各国政府的责任并不从此完了；事实上，假如要把这些决议转变为事实的话，除了当事方面的行动以外，往往还需要各国政府的坚定行动。我对这件事的感觉特别强烈，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秘书长是联

合国各项决定的代理执行人。但是在被要求去执行这些决定时，他往往发现自己能够有效地执行的可能性，实在非常的小。

我希望各会员国会非常认真地考虑怎样扭转我所提到的趋势。我们怎样才能走向一个基于集体责任的世界秩序系统，而远离那种在有利于自己的时候就对安理会小心表达的决定不予一顾的不守法态度呢？假如后一种趋势持续的话，战争的危險是永远存在的，使战争发生致命升级的危險是非常现实的。因此，非常重要，改善本组织维持和平与建立和平的能力，应该是议程上最受优先考虑的，也就是各国政府最应优先考虑的问题。

五

以集体责任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系统要取得任何重大的进展，须靠某一程度的裁军和信任的气氛。今天，这两点都没有。因此，裁军问题的所有方面仍然是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

我在去年报告的导言中，讨论这个问题相当详细，并建议大会考虑对联合国在裁军方面的作用进行基本审查。我也指出我认为联合国的作用可能加强的若干方面，包括改善提供给会员国和公众的情报的质与量。

世界舆论应当积极认识当前军备领域的发展情况所带来的危险，面对着令人震惊的军备竞赛的现实，不应当抱失败主义或宿命论的态度，这是非常重要的。近年来，对于若干重要的问题来说，动员舆论证明越来越有效。我认为现在是世界舆论多多积极地参加裁军斗争的时候了，这一斗争或许就是为人类生存的斗争。

因此，我建议大会或许可以讨论一下用什么方法来对公众对裁军的关心，加以积极的刺激和引导。鉴于联合国的普遍性质，以及它最近在集中世界舆论于重要的全球性问题上所取得的经验，联合国或许可以在创立一个新办法来处理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方面，发挥主要的作用。不结盟国家赞同的召开一届关于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提议，就是一个这样的办法。

不幸的是，去年我对裁军方面没有取得进展的一

般评述仍然可以用于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核军备竞赛以及常规军备竞赛的阴影下。因此，核裁军仍然是最急要的工作。在核能方面的科技发展目前已经进步到一个阶段，广泛使用核动力及其一切派生物已迅速地成为当前的现实，而不仅是未来的希望了。在这种核扩散的危险已经增加的情况下，核设施的供应者和接受者必须适用必要的规则，以防止核武器技术的扩散。

在世界上许多特别敏感的地区，军备扩充有增无已。我不想重复我去年讲过的话，唯一的例外是，差不多在所有各方面，军备问题仍然为世界社会的和平而有秩序的将来带来了最严重的威胁，而且大量地消耗了其他方面所紧急需要的资源。恕我在这里重申一个雄辩的事实，全世界每年花在军备上的费用大约有 3 000 亿美元，而官方发展援助的支出净额每年只有 150 亿美元左右。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用于军备竞赛的资源已超过 60 000 亿美元，这大约相等于一九七六年全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

裁军问题的所有方面牵涉到国家安全与国际信任的最为敏感的问题。因此，如果要取得真实的进展，就极端需要有一个比较全面而紧急的办法。我希望联合国会在这种努力中尽到它的本分。

六

最近发生的事件鲜明有力地强调世界大家庭迫切需要找到有效的方法对付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四年前，我曾经促请大会拟定出这方面的措施。当时我清楚地说明，我绝对无意影响大会针对谋求独立的殖民地和附属地人民阐明的原则，而大会把这个适当的项目列入议程时，也提到过某些形式的恐怖主义的基本原因。那时我说过，恐惧气氛已经成为我们当代一个特色，如果不采取这种措施，恐惧气氛就不可避免日益恶化。

安全理事会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日的决定和大会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第 3034 (XXVII) 号决议，都强调有必要拟订措施，来终止国际恐怖主义行为。过去几年曾经采取一些其他步骤来处理这个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了《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海牙公

约》和《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蒙特利尔公约》，并拟订《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建议的关于机场安全和飞机安全的标准和办法》。

尽管如此，要想有效地制止这种现象，显然迫切需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现在大家公认这个问题是对有组织社会的结构的一个威胁，也是对所有政府和人民的一种潜在危险。国际大家庭采取新的、坚定的方法对付这个问题的时机已经到了。希望大家认真注意这个问题，并希望大会采取步骤拟订共同协议的规则，这样我们才可以避免以往人类悲剧的重演。

七

多年来，联合国系统的组织和工作的情况曾受到很大的注意。如果只是要有个最有效率的组织安排表或制订最简捷有效的办事方式，那么，扩展本组织的能力和改进行政的办事程序应该还是比较容易的事。然而事实是：同许多政治组织一样，联合国的组织、行政和程序，几乎每一方面都有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层面。要求效率和精简机构是一回事，在我们所处和工作的政治环境中来予以实行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毫不怀疑所有会员国都恳切希望联合国成为国际合作的工具。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却可能因为互相的指责而忽略了合作的要求。联合国既然基本上是一个政治性的组织，我认为，就应当认真努力，避免使对抗性或特别易起争论的问题在本组织的会议中占据主要地位以至于妨害长期的建设工作。

第二个也是有关的问题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权衡。宪章本身载有许多长期目标；大会和本组织的其他机关也年复一年地为解决一些重要问题而制定了若干目标和原则。然而，在审查这些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最好方法时，却又往往会因短期利益的要求而延搁或甚至是挡住了朝向长期目标的进展。这固然可以说这是人的天性，不足为奇；但问题是：对世界上一些最紧要，最困难的问题，我们还能够有多长时间经得起放纵人性的这一方面？由技术发展所造成的变化已经越积越大、越来越快，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之中，把我们陷入一个无以自拔的境地。在技术时代，时间肯定是对我们不利的，有些变化的大小和其

基本性质都要求我们要养成肯合作、守纪律、和必要时愿意牺牲一点短期利益的新习惯。

例如海洋法，这显然是需要及早达成全面国际协定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如果不很快达成协议，就可能造成一种不能挽回的情势，使我们再也不能建立一种海洋制度，保障海洋世代代永为全人类的共同遗产。这一失败当然还会播下种子，引起将来国际间许多新的争议。

要想建立良好的组织，提高效率和改进程序，显然必须配合上必要的自制和努力，以求在短期的政治因素和长期的全面利益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这种平衡，对联合国的发展是极端必要的。

八

在较为实际的层次上，大会当然希望继续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重大问题寻找更有效率的程序和更为有效的办法。

五年前，大会程序和组织合理化问题特别委员会提出了若干建议，经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予以通过。其中有些已经编入议事规则；还有一些则已列为议事规则的附件。

令人满意的是特别委员会这一建设性的工作已产生了若干富有成效的结果。如在二月中就发出暂定项目一览表、六月中印发附加注释的项目一览表、减少祝贺性发言、在选举主席团的时候，限制发言次数和修改关于法定人数的规则等措施，无疑地都促进了大会工作的速度，而这只不过是其中几项而已。

后来又个别作出了几次节省大会时间的决定。例如，上一届会议，在选举三个附属机关的成员时，因无竞争而大会就决定在讲好不构成先例的条件下免除了花费时间的投票程序。在这些例子中，都是各区域集团支持的候选人人数与需要填补的席位数目相等。

成员增多，当然为协商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各区域集团在利便大会主席的协商方面发挥了杰出的作用，是我希望要在此表示赞赏的。

尽管大会程序的合理化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必须承认，可以改进的地方还是很多。虽然特别委员

会的建议，大多数已获执行，但也有一些迄今仍未受到注意。我不打算在这个导言里详细谈这个题目。但作为一个例子，我想提请大会注意一个或许还可以作出一些改进的方面。特别委员会建议了几项旨在减少议程项目的措施。其中一些措施是删除已失去紧急性、已不再有关、审议时机尚未成熟或可由大会附属机关同样有效地处理以至解决的各种项目，将项目错开，隔两年或两年以上审议一次，和将一些彼此相关的项目合并同一标题之下。

临时议程的议程项目是根据大会决定而列入的，秘书处对议程的内容没有多少决定权。但我必须提请大会注意，到目前为止，前面这几个建议根本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在特别委员会的建议获得通过的第二十六届会议，大会的议程有一百〇二个项目。但这次第三十一届会议的议程草案却已有了一百二十五个项目。

我肯定认为，提高大会效率，必须精简议程。因此我希望，大会在第三十一届会议开始时能参照上述特别委员会的建议批判性地研究一下议程草案。不用说，秘书处是会竭尽所能协助任何旨在提高大会效率的努力的。

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就大会作出决定的方法上的一项新发展，表示一点意见。大会第三十届会议不得不处理许多存在严重分歧的问题，这种分歧不但存在于会员国间，甚至存在于区域集团以内。有时这种情况会造成就同一个问题通过两项决议的情形。关于西部撒哈拉和关于朝鲜的决议就是实例。这种办法对现在和对将来都构成严重问题。就同一个问题通过两项决议，措辞南辕北辙，叫秘书长和各会员国采取什么行动呢？或许甚至更重要的是，这种办法会不会削弱联合国重要的协商功能呢？这种功能通常是通过折衷和调整，订出一项真正得到多数支持的协议的。当许多国家都有心提高大会的权威的时候，如果采用这个办法，那它可就真正成了逃避责任的一种手段了。

我相信，对于任何有损大会的声望和威信倾向，各会员国都应该非常仔细地加以考虑。大会的决定如能代表多数会员国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而又表现出实事求是和谅解的精神，是符合全体会员国的长远利益的。

近年来大会的讨论情形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注意，主要是因为投票情况的剧烈变化，而且因为大会在辩论高度引起争论的问题时，都是非常坦率而真诚的。我已经说过，辩论的重点，日渐转移到世界新的地理政治面貌，转移到非殖民化和发展问题，转移到发达和发展中世界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大会反映出变化中的态度，增加中的希望和问题，以及在殖民制度结束后的这个时代可以有所作为的种种方面，虽然它会引起摩擦和强烈的反应，仍不失为一种很有价值的作用。

我相信，所有的会员国都会同意，如果大会要变成一个不断对立的舞台，我们的路就走错了。实际上，去年一年，为了将对立变成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已经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我深信这是将来的正确道路。

在这方面，有人抨击过集团投票以及所谓的自动多数。这种批评并不新颖，但是他们多半忽略了大会将一个变动中的世界加以突出的作用。区域集团以及所谓的集团，在它们内部的成员间，也都是对有的问题看法不一，而对有的问题则看法完全一致。国家的政策和国际关系在变化中发展；虽然大会有义务反映出这些变化，但只有它作出努力，为国际社会发生冲突的各方和利益带来共同意见、合作和秩序，它才能够履行它的责任。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不断成长的机构，它所努力来面对的问题、变化和挑战，比任何政治机构过去不得不面对的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联合国不但是调和国际歧见的现有最佳途径，而且是国际社会划一步调来达成极为重要的共同目标的现有最佳渠道。我希望，不但是联合国会员国，而且世界上的人民，都会越来越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联合国，世界上的人民正是联合国作出努力来服务的对象。

九

关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辩论打开了国际关系的新篇章，大会第六届和第七届特别会议、《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通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四届会议，是到目前为止的一些关键性重点。引起争论的是，工业化西方国家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经济大扩张以来控制世界的经济制度是否依然是正当的制度。长

话短说，现状的基本事实是：占世界人口大约百分之七十的发展中国家只享有世界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主要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那就是是否可以协议产生一种可行的制度，并通过国际合作来使它发生作用。不论这个历史性辩论的最后具体结果如何，显然，现行制度中的重要成分必须加以改变，以便顾到今日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现实情况，并发展出一种新制度，更能照顾到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的愿望、权利和利益。

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都不是利益相同而且不变的单一、性质相同的集团，社会主义国家在新的经济秩序中的地位也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因此，不能以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就会自动出现。只有世界各国就经济关系上的一切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与合作，这种制度才能出现。这是一种空前的复杂、困难而有历史重要性的努力。这是对国家和国家集团的一项重大的挑战。

虽然发展中国家对现行经济制度的不满，至少在一九六四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一届会议就已表示出来，但一直到一九七三年下半年世界经济危机逐渐暴露出来的时候，才突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应作重新评价的必要。虽然起初最重要的是石油和粮食问题，但是到一九七六年，关键性问题的性质就更广泛了：商品和商品协定、国际金融制度的作用、发展中国家主张有权控制自己的资源和自己的经济发展。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工业化世界和发展中世界是否会就这些和那些问题继续进行对抗的考验。但是，那时基本立场已经有了充分的阐明，使得讨论的重点已不再是就集体安排达成协议，而是要就什么样的集体安排达成协议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特别是在商品方面。显然这是第一次，对于发展问题有了一种全新的办法，而且有了普遍的意向，为较好的世界经济秩序创造有效的条件。

第七届特别会议得到各方正确的赞扬，认为是标志着调和与未来合作展望的胜利。这一届会议也显示出大会作为协商机构的能力。可是，这只是开端，而不是结束，要紧的是，维持住这股向前运动的力量，并确保这种使会议能够成功的态度上的重大转变，继续存在下去。

第七届特别会议结束后三个月，召开了关于国际经济合作的巴黎会议，试图成立一个由为数较少的国家参加的磋商机构。这种方式在澄清不同方面的立场上曾起过有益的作用，希望有助于想出 具体的措施，解决现有的问题，例如发展筹资，其中包括缓免债务的问题。可是，到目前为止，不管设计出什么样的机构制度，解决经济合作问题的成败关键，似乎仍然在于讨论中的问题有多么复杂，以及各国政府有没有取得进展的愿望。事实上，第七届特别会议所发展出来的圆满的协商程序，就是来自各国政府要达成协议的政治决心。

在联合国系统内，讨论这些问题的一个主要中心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第四届会议显示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有真正的决心，要把在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中开始的对话继续进行下去。虽然确实无法在解决核心的商品问题方面有所突破，但仍就举行进一步谈判以求拟出可以得到接受的解决办法，订立了得到大家同意的时间表和程序。希望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能够在贸发会议第四届会议所达成的政治协调的基础上，继续作出进展。

贸发会议第四届会议明白显示，由于第七届特别会议，整个联合国，特别是贸发会议，已经进入了一个国际合作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各国政府都决心把发展看作一个需要集中各国努力和各国利益的共同问题。这个新阶段的第二个特点是，联合国已不再只是推动在观念上研究发展问题。所讨论的已不再是要不要解决某些问题，而是怎样去解决具体的问题。未来的几个月是寻求实质进展的关键时刻，只有取得了实质进展，才能消除依然存在的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间发生新对抗状态的危机。即将召开的大会这届会议，无疑将评价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已经落实到什么程度，并将朝着这个目标订出进一步的指导方针。

十

我在向改组联合国系统经济和社会部门特设委员会表示有关改组问题的一些一般意见时，曾着重指出对于可能进行组织和机构改变的期间内将要做的实际工作随时要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参照目前发生的迅速

改变来看，我们的系统首先需要保持高度的适应性。国际合作既已扩大，联合国将来参与这种合作的程度，当然要看各国政府信任这个系统的程度而定。这个系统的改组工作应该考虑到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发展所导致的国际经济关系和世界经济的改变。

我并不打算在此讨论各别途径对改组工作所能带来的好处。这是目前正由各个机构审议中的极其复杂的问题。可是，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发展现有机构内的实际工作安排可能比较改变这些机构或设立新机构更能导致迅速的进展与改善。可是我认为除了改组的进程以外，还需要在现有机构以内作出更多切实可行的工作安排。在本系统各个不同部分之间对实质问题进行经常和有系统的讨论自然会产生共同的途径以应付那些越来越难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认真考虑如何革新各国际组织的作业方式，使它们在面对当代的挑战时能够更有效地解决更多的问题。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设法使国际上的努力协调一致和集中起来也可以发挥其关键性的作用。应该认真注意经社理事会履行《宪章》原来托付给它的主要任务。经社理事会应集中注意于当前的重大问题，而不应在日常的工作中迷失了方向；它应该象早年在某种程度上的做法，把当前的主要经济及社会问题的审议当作它的优先工作。我认为经社理事会重新振作起来一定可以增强系统内所有其它部门执行各自的职务的能力，并使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努力协调一致。

我在一九七三年秘书长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的导言里提到朝向事权分散的趋势，和有必要在联合国系统内分布广泛和性质迥异的组织实体之间确保更大程度的灵活性。同时我也强调有必要防止把联合国系统弄得支离破碎。这种求其两全的问题始终存在，而且更加尖锐化了。原因是我们必须承认，由于历届大会交给秘书长和秘书处办理的工作多而且繁，如果固执于集中的组织和行政形式，就不可能一直都能有效地执行它这种多种多样的任务的。本组织的结构显然必须改变，以符合当前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必须慎重避免国际组织有不必要的增加，否则不但会使组织变得支离破碎，而且必然会使本系统间接费用激增，从而妨碍实务工作。

联合国系统之有其基本的统一性是使其行动有效和协调一致的必备条件。很多人说过意见该有“一致性”。也有人一再强调联合国系统所面临的任务如此繁杂，应该拟出一个适当的优先次序。过分强调灵活性和独立，就会使联合国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在自我约束和成为一个协调一致、统一的有效组织而行动的基本能力，受到威胁。

另一方面，重要国际会议的开会日期和议程也有更灵活的必要。应当重新努力，把联合国所有会议的时地分配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并应调整日程以求获得最佳效果，并确保每一次集会都能够对联合国系统的全盘目标作出最大贡献。

很显然地，改组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秘书处的组织。我充分知道秘书处确有一些缺点，但这些缺点在一定程度上都导源于联合国系统在政府间一级上的发展的形态。目前已在彻底研究对秘书处一级的组织、结构和程序所需作出的必要改革。

改组和在联合国系统的不同部门间工作的分配固然重要，但我认为也不能过于注意，以至于反而看不清楚这一个系统原来所要解决的问题的要点。我有时候感到，我们往往太重视内部问题，太注意政治和行政职务的分配，而忽视了必须解决的问题的真正性质和迫切性。

十一

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保障仍然是联合国的主要目标。在这一领域内的进展是非常必要的，不仅是因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而且是因为人权的继续受到侵犯必然会阻碍其他国际关系领域内的进展。本组织在这一领域内所进行的活动是基于载在《宪章》的庄严保证，而来自世界各地令人不安的报告却指出各种严重违反经联合国各机构周详制订并经各会员国广泛同意的标准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世界舆论要求采取纠正措施的呼声越来越坚决了。联合国是收到这种呼吁的当然组织，它必须重视这种在我们所宣称的理想和日常生活中常常发生的冷酷现实之间的矛盾现象，并设法加以解决。

在我们追寻这一艰难无比的目标的时候，如何在

国家主权原则和《世界人权宣言》所宣示的理想之间取得协调仍然不可避免地是一个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因为事实上，各国政府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人权问题的。试图用各种通常都是谨慎而秘密的方法来解决具体的人权问题是秘书长及其所属工作人员的一项主要而持续的工作。

过去几年来在本组织内发展出来的新的执行方法和程序显得很有前途，值得在这里提一下。尤其重要的是两项关于人权的国际公约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的生效，这使得整个基本人权问题有了国际法的内容。这些公约可能为适当而客观地审议争端，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为审议私人提出的控诉，开辟新的途径。我希望能逐渐收到越来越多的关于这些公约的批准书，使这一在联合国内制订的根据法律保障人权的制度尽可能普及到全球各国。

在下列领域内也取得了进展，例如：反对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行动，《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方案》，以及旨在保障妇女权利和改善移民工人生活条件的措施等。这些行动不仅本身就是意义重大的步骤，而且还提供了重要的行动模式，这种行动是促成充分保证和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的早日实现所必需的。

联合国在人权领域内的责任与日俱增，国际舆论正以重视、关怀和希望的态度注视着我们的行动——但有时候也不免有相当的沮丧和失望。对本组织和国际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继续设法适当地应付这一挑战，要充分认识到涉及的工作是非常艰巨的，而这一任务对全世界所有人民来说，是具有根本重要性的。

十二

本组织的财政情况，无论是经常预算或是自愿捐款支持的活动方面，都是继续令人关注的。第三十届大会设立的由五十四国组成的联合国财政紧急情况协商委员会重新审查了这个问题，将向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第三十届大会所通过的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七两年期经常预算，现在已达 74 000 万美元。最

近几年来，通货膨胀和币值的波动使得经常方案以美元计算的支出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升。部分地被隐藏在这些因素之间的，则还有预算的实际增长；这是大会和其他机构每年通过的决议总是创立一些新的组织单位，或在本组织原有的任务和方案之外，又加上一些新的任务和方案之故。

各国，特别是缴纳会费较多的国家对预算的日见庞大日益感到关切。这不仅是联合国本身这样，还有一些专门机构也是这样。对联合国本身，我们似乎应该及早问问自己：经常预算的实际增长究竟可以到什么程度仍能为全体会员国所接受。

过去一年，由自愿捐款所支持的一些长期工作和方案都遭到过严重的财政困难。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与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就是最好的例子。它们的活动被迫减少，而且面临在亏绌不断增加的情形之下，除非确有新的更可靠的筹款办法，这些方案是否还能继续下去的严重问题。令人鼓舞的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参加国家的信任和特别支持之下，通过行政措施，已经解决了目前的财政困难。但它还是必须继续取得足够的资源。

新的情况，还是继续地要求联合国系统去做许多各种不同的活动。对于世界各地人民所受到有关人道和其他方面的重大紧急情况，联合国显然是有尽可能为其办理国际援助的责任的。除了由联合国救灾协调办事处协调的对自然灾害的援助外，过去几年，本组织也曾试图对其他各种紧急情况给予援助。在孟加拉和萨赫勒的工作，就是这种援助的突出例子，此外在世界其他各地也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在赞比亚和莫桑比克的援助工作，则是因安全理事会所作的决定而提供的。有时候，这种应付紧急情况所需的款项非常之大，甚至超过本组织预算的总额。

此外，为了这种或那种目的而设的特别基金不断增加，所有这种基金都必须通过呼吁自愿捐款来募集。有时各专门机构的行政首长为了各自职权范围内的目的也提出了特别呼吁。

虽然会员国当然一般都愿意在紧急情况下提供帮助，但要求援助紧急方案或特别基金的呼吁为数日多的情况，显然使得效果递减的规律发生了作用。结果

不仅使发动具有相当支持的新计划的努力受到挫折，而且也使由自愿基金支持的本组织的长期重大活动是否能继续进行发生严重问题。这种趋势不但逐渐削弱本组织履行其传统责任的能力，而且也容易损害到向联合国求助的那些国家和经常接到要求提供更多自愿捐款的捐助国对联合国的信任。

无疑地，联合国必须不断照顾到不时在世界各地发生的紧急需要。特别基金的设立无疑反映出某些方面要有更多国际活动的必要。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明白地认识到，本组织可以动用的真正实际的资源是有限度的。同联合国的全球性任务及其活动种类的繁多相较，联合国的预算资源是微不足道的。特别是在经济困难时期，各国政府对于在它们的经常缴款之外，三番四次、多种多样的要求提供自愿捐款的呼吁，越来越不愿意有所响应。本组织，实际上就是秘书长的困难处境是，虽然需要有越来越多的新活动，但对募集自愿捐款的呼吁的反应，远赶不上所需的经费。

因此，我认为应当非常认真地考虑对于在需要联合国提供特别援助的各种情况下如何调动资源，拟定一个更有系统的、更能产生效果的办法。这种办法应当包括选择需要调动资源的工作的标准，以及怎样可以对现有的有限资源作最适度的利用的方法。

十三

去年，我曾经特地访问各会员国，与它们的领导人直接接触，以便对它们的特别问题，和它们对联合国的有些什么展望获得一些第一手知识。世界不同地区对这个世界组织的理解和期望非常不一样。我们在总部和联合国活动的其他主要中心，越来越忙于从事非常紧张的活动方案，因此，很容易就与我们首先必须对其负责的各国政府和人民的观点有了距离。

随着会员国的增加，随着国际活动方案越来越形复杂，越来越费时间，这个问题就越来越难以解决。过去一年来，不断增加的区域会议和其他会议，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一个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国际合作的机会，但是直接彼此联系和了解的问题仍然存在。即使是很简短的个别接触，也常常能使人有深入的认识，并能提供交换意见的机会，这对将来的互相

了解及合作具有无比的价值。因此，我特别欢迎国家领导和国家立法机关的成员和国会议员等团体访问联合国总部，这已经成为我们工作方案的一个重要部分。

对一般大众有效地传播我们组织的工作是一个更困难的问题。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国际政治和国际外交对那些没有直接参与的人而言，是很难掌握的。很多重要的因素没有公开，并且有时候是不能够公开的。已经采取的行动，或者没有采取的行动，常常很难对缺乏充分背景资料的大众说明。还有就是大众新闻传播工具充分报道联合国的问题，虽然我们认识到对联合国的报道，各区域有很大的不同。新闻传播机构派驻联合国的代表虽然尽力设法对全世界说明本组织的工作，但是现在本组织的活动范围如此广大，如此复杂，因此，在任何一天里也只能报道其中的很少一部分。所以，最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难免常常不是最具有建设性意义和最具有实质意义的事件。因此，有一种趋势是，大众对联合国的活动很容易得到相当不好的看法。

如何利用新的技术，如何寻求新的方法，使我们组织的长期目标和逐日的工作，得到更广泛的了解和支持，是很重要的。一个代表性的政治机构不能够有效执行它的任务，除非它的目的、它的工作和它的问题，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为它所服务的社会的各阶层所了解。就联合国的情况而言，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任务。很多非政府组织和私人团体，已经致力于促进了解和支通过联合国的国际合作。与本组织的工作直接有关的那些人应该尽力协助这种努力。

十四

联合国的活动现已进入第三十一年，这一年内的工作，我在前面已经指出了一些重点。我已试图指出几个需要特别努力的重大领域，并提出我们改进本组织的绩效与效能的若干可行办法。

我们必须正视各方面一再对联合国提出的批评意见。本组织是为了处理世界危机和纠纷而创立的。如果不再忠实地反映世界上的纠纷和困难，那么它的作

用必然会走下坡，但是只反映世界上的纠纷和困难是不够的。联合国的工作必须要有一种高瞻远瞩的看法，我们的远景也许不止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我们理想的世界，另一个远景是如果各国政府对于国际合作失去兴趣和信心，世界可能变成的那种形态。

世界并不象我们随时见到的那些世界末日预言家所告诉我们的那么坏，也不象空想家要我们相信可以用十全十美的公式来管理的那么容易。人类社会是各民族组成的一个困难重重的、多采多姿的、令人灰心失望的、形形色色的混合体。人类社会从来就不容易管理，现在也许比以往更难于管理了。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幸而能够比较准确地知道，我们有能力做些什么，同时也知道如果我们不能想出一些更好地管理这个世界的办法，那将会产生什么后果。这是联合国面临的真正考验。

在联合国系统内外已经存在着许多必要的机构。可是机构本身并不足以推进工作。必须要有政治意志和要求建设性变革的意愿来作为推进我们这条帆船的风力。

当了五年的秘书长之后，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体会到联合国有用的价值，更加感到它的存在的必要性。见到在使用或发展本组织的过程中有时体现的勉强或冷漠态度，我也更感到忧虑不安。

把联合国作为遇到危急局势时最后求助的场所或作为那些不能解决的问题的贮藏所，这是不够的。这个世界急需一个完备的推进合作的机构，应有充分的国际团结，享有充分的国际威望，在危急时刻不会被忽视，也不会由于发生突然的争论或对抗而不知所措。我希望今后能在这个方向看到真正的进步。

秘书长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

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